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昧物之恠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恠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

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產荅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

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爲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砭砭之與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爲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岸爲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竒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旣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

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  
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倬  
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吾家姪  
孫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效尤者  
故書以戒之

###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  
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  
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  
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  
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  
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  
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  
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  
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  
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  
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

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禪院碑封陸州墻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導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

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  
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丹係契乾祐廣順顯德石  
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  
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  
德經道士舉鵝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  
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  
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

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廬  
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  
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  
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  
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  
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  
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  
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  
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  
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  
著雍疾卜桑林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  
可子案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  
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  
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  
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林  
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  
見其書乎

###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  
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  
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  
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  
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  
張衡傳注引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

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  
有河俠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  
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  
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  
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容齋四筆卷第六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  
常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  
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  
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  
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贖甚至猶取聯  
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

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  
有河俠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  
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  
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  
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容齋四筆卷第六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  
常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  
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  
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  
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贖甚至猶取聯  
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

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竒作念其不傳於世今

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慢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從應合歡御爐香焰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

檐石湖云曉發魚門代晴看檐石湖日銜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織毫指舳艫渺然  
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  
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幼  
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坐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王  
京後庭攀盡柳上陌咽清茄命婦羞蘋葉都人  
挿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  
終悲隔降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  
遺出爲漂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爲之着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  
寧德皇后計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寧  
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於  
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  
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  
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爲五奚反廖爲聊而已  
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呂  
氏春秋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  
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已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  
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  
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

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窳越杜赫爲之  
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窳越皆布衣之士  
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  
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  
以補漢書之缺

###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  
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

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自信蓋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為不然比得蜀士袁夢麒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

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水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之惻然

### 草駒孽蟲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在

云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既收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為涇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

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滴水集正復所為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多在平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

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遂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匪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十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

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崔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

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  
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  
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  
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  
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摩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  
事疏旣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  
爲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  
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顛翁鶴骨嶄嶄爛脩日  
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 乾寧復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  
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宸祕書監馮  
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氈被於武德殿前後試  
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  
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

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  
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癘悍鎮強藩請陳  
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  
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  
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  
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  
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黜之後  
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  
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

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  
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  
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  
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  
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  
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  
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  
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  
試中選郡守爲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

亦後來所無

臨海蠚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  
作蠚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蝮蜂乃蠚之巨者兩  
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  
棹子狀如蝮蜂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潤  
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  
爲蠚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螯甚巨往  
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蠚而色黃其一螯偏

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蠚螯微毛足無毛以鹽  
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蠚小者蠚云小蠚也蠚  
音澤蠚音勞吳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  
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  
曰竭朴大於彭蠚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  
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蠚壤沙爲  
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  
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  
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蠚居常東西顧

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光  
曰石碯大於常蟬八足殼通赤狀若鷲卵十日  
蜂江如蟬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  
蘆虎似彭蜺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蜺大於蟬  
小於常蟬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  
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鼃鼈島之東一島多  
蟬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  
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盡李履中得  
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閩廣所識蟬

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蟬蟬  
蠟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  
示博雅者

###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  
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  
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  
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

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揔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

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既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爲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鋌子子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庭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甚重之意

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表嗣立改江州文學  
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  
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徙  
之善郡不貲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  
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  
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  
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滌嗣立之事  
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  
發一笑

###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  
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鶡冠子云五家爲伍十  
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上爲  
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  
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  
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

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  
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  
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草不止  
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  
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  
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畝蔚暎  
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  
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  
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歲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  
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  
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  
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  
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  
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  
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謹過淮陰見此樹今有  
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石龜  
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種也吳

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兩侵澁蒼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湔袂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子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常昭曰咫尺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兩侵澁蒼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湔袂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子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常昭曰咫尺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淡一碧萬頃長空千里  
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爲少仙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  
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  
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  
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  
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  
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竒今據其受字云脩  
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  
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  
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  
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  
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  
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  
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煙覺遠庖詩成覺有已

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  
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  
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  
盡追隨不覺晚能罷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  
良宵永更覺綵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  
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  
自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  
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  
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  
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蓋  
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  
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  
侵飽受今日閑却扇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  
世故驅庭栢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  
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  
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

不受榮悴意閑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  
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鞮來禽花高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輕未  
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  
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  
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  
菰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  
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墻頭  
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  
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  
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  
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  
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

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  
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為禁  
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羗狄然據字  
義由當為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  
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頃與予  
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之輒為人  
所疑問今為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

弓人而耻為弓王由足用為善是由惡醉而強  
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  
由不得亟其義皆然蓋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  
其所田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  
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  
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

耗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旣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爲之說故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畧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人焉廋哉也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殞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鷺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為鴈鷺不自知其為鷺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

是驗焉今人呼鷺為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鷺鴈之最大者曰天鷺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鷺猶鴈也遂鑄金為鷺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

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  
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  
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  
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  
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  
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  
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  
啼碧溜莫可追尋王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

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  
百草之春紅愁寄壠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  
空幾踐群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  
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  
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  
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

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旣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譖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指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

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耻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爲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 繁遏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

以響元侯也韋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兢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兢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子謂此說亦近於鑿

###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  
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  
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  
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  
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  
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  
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  
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  
馬公爲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  
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  
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  
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  
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  
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  
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

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桑葉宜諭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爲相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疋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大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

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騏驥而策駑駘也切爲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爲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爲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

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  
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  
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爲京官時彥博  
已爲宰相令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太倫  
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  
光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  
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今以正太師平章軍  
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  
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

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潞公  
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  
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  
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  
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然後送省  
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  
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

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  
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  
有四善爲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  
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其末至於  
看官誚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  
參軍主之各據之以爲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  
曆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  
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狂獄歲在周矣論  
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  
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太約地廣它  
盜徃徃囊橐於其間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  
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  
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  
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  
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  
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  
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

時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  
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  
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  
然思過半矣

###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  
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  
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  
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

大抵止於薄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  
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  
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  
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  
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  
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  
七千祗可祿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  
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瞻足  
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

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容齋四筆卷第八十七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  
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  
曉元豐九域志云真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  
頔爲襄陽節度襄有糝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  
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路真驅  
啞真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

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容齋四筆卷第八十七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  
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  
曉元豐九域志云真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  
頔爲襄陽節度襄有糝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  
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路真驅  
啞真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

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  
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  
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  
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  
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

二人侍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  
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  
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見唐白樂  
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  
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  
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  
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  
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  
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

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温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正本字紀廟諱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旣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盖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笛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畧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

珠方徽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  
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  
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  
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  
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  
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  
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  
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  
至於遠斥以死冤哉

###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  
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  
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  
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夔  
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  
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  
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  
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

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爲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荊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緜黃雀乃借子魚字與黃字爲假對耳

山谷所云子魚通印篆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  
敏遜齋閑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  
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采其說郡  
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  
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  
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  
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廡  
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  
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  
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偶宅  
處未嘗有也

### 壽亭侯印

荆門王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  
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  
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關雲長封  
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  
黃允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  
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

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  
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  
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  
物且漢壽乃亭名旣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  
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  
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  
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  
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

予爲黃叔啓作辨跋一篇見贅藁

###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  
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  
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有翻使  
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害漏陷者  
冷也若氣血温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內  
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爲痿留連肉腠注  
云陷脉謂寒氣陷缺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積

凝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癆瘵肉腠相連  
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癆  
鑿云

###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  
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  
陳紫之後無陳紫過墻則爲小陳紫矣筆談謂  
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燻  
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

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  
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紅之可簪綠珠子  
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  
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給以  
常歲所產上此公爲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  
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  
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讖此段已載遜齋閑覽  
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 雙陸不勝